

DQ14 \ 0702

下
集

笑話三千篇

下集

徐卓呆著

拉我耳朵

子：「我今天拾到一個銀元，還給失主了。」

父：「好！你很誠實！」

子：「因為失主已經覺察，拉我的耳朵，我只得還他。」

一二八

教員：「真不配做中學生，一二八，會寫做一月二十八日！」

學生（愕然）

教員：「糊塗！應當知道：一二八在九一八之後，那當然是十二月八日，怎麼會

變成一月二十八日，這點學識都沒有。」

手套

染坊工人到法庭上作證，舉手宣誓時，手黑得像墨一般。

法官見了，高聲叫：「你先脫掉了手套，然後宣誓。」

他答：「請你帶了眼鏡，然後發言。」

見解不同

某詩人與西裝店主人道寒暄，曉得了主人叫林繼陶。

詩人：「好極！雙木之林，繼續之繼，必定是陶淵明之陶？」

店主：「不然！是陶朱公之陶！」

詩人默然而去。

將人比畜

甲：「爲什麼你一見我就跑掉？」

乙：「因爲我是一向怕狗的，你不是屬

狗麼？」

經濟辦法

甲：「老王！你欠我的錢，還不還？不

還，要請你坐牢監。」

乙：「老二！你真是好人，坐牢監，有

住有吃，不要我房飯錢，你太替我打算了

。」

格言

甲：「討厭！這只金錶一點也不準，我

不要他了。」

乙：「那末，送給我吧。」

甲：「對不起！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大家長了

母：「你今年又長了一歲了，送你上學

去讀書吧！」

子：「母親！你也長了一歲，我們一同

去讀書吧。」

五種行業

甲：「人家說：三百六十行，行行能夠

發財，我已經做過五種生意，如何仍舊很

窮？」

乙：「你的五種生意，是剝豬權，摸袋

袋，搶帽子，拾香烟頭，釘竊，都不在三百六十行，那裏能發財？」

好人

甲：「世界上那一個最好？」

乙：「你呢！」

甲：「何以見得？」

乙：「因為你常說別人的不好呀！」

幹甚麼

失業者走到職業介紹所，適見一不相識者立在門口，他就恭恭敬敬的行了一個鞠躬。

不相識者：「幹甚麼？」

失業者：「我嗎？甚麼都高興幹。」

指摘生活

教師在課堂裏對衆學生說：「凡是真有道德的人不會誇張自己的長處，指摘人家的短處。」

有一個學生搶着立起來道：「先生，不見得吧！我的爹爹，天天指摘人家短處，靠了這樣賺錢，却沒有人說他不道德。」
教師問道：「你的爹爹幹的是什麼事業呢？」

學生道：「印刷公司裏的校對員。」

廿斤土皮

清朝末年，松江有個無賴想到上海去販些土皮，來當地發賣，可是他沒有名字，祇叫阿毛，太不雅相，而且容易被人看穿是流氓，因此特地請本城才子郭某，替他

起個文雅名字，郭某不加思索，便寫了「芹坡」兩個字給他，無賴看了很喜歡，有人疑惑着問才子，取這兩個字的意思，他說：「阿毛要販二十斤土皮，所以我用芹坡兩字；因為這兩個字，分拆開來，恰巧就是廿斤土皮四個字。」

空洞話

教師：「爲何要研究航空？」

學生：「因爲將來陸地上恐有人滿之患，所以要研究航空。一切事業，將來建設在空中，完成居空吃空著空行空的大計畫。」

教師：「你的話太遠闊，不着邊際。」

學生：「因爲先生問的是虛空事業，所

以我答的是空洞話。」

咽不下

隣婦：「歇去了女傭人，你家節省得多了。」

主婦：「是啊！我丈夫現在不過吃以前的一半光景了。」

乳房檢查

阿大帶了小孩子，去買牛，一樣樣檢查牛身，最後摸摸乳房。

小孩：「爸爸！幹什麼？」

阿大：「細細檢查，不要買了不好的牛。你牢記着，將來你長大了，也要這樣。」

小孩想了一想：「爸爸！我媽媽要賣掉麼？昨天王伯伯，也是這樣檢查過的。」

風景

詩人：「這景色，真妙極了。」

水木作頭：「笑話！除去了那邊的山，湖，和別處有什麼不同？」

變了

甲：「她身體長得像無常鬼，難看極了。」

乙：「低聲！一向却是像無常鬼，現在是玉立亭亭的女子了。上星期，她得了二萬的遺產了。」

循序而進

「錢太太的愛犬，被汽車軋死了，真傷心。」

「我看還是不要突然去告訴她的好。」

「所以我起初，只說是她丈夫軋死了。」

從容不迫

一人到鉛皮店中：

「我要一只鉛桶，大的。」

店中人拏一只最大的給他。

「很好！替我送到石子街五號。」

走了一步，再回轉來說：

「快一點！因為正在火燒。」

無靈魂者

男：「我需要你，因為沒有了你，我就同失了靈魂一般。你該知道，失去了靈魂的人，是怎樣的苦痛啊！」

女：「那末你是沒有靈魂的人；但是——」

個少女，是決不願意和一個沒有靈魂的人結合的。」

我願意

導演：「王小姐！這一場要拍這青年很急的衝進你的房來，把你抱住，再用繩子把你綁牢，隨後他拚命地抱你吻你。」

女角：「這青年是不是很長大的？很漂亮亮的？」

導演：「當然囉！爲什麼呢？」

女角：「那末，他用不着綁住我了。」

何不早說

某甲聽人說「豈有此理」，心甚愛之，時時溫習，偶因過河忙亂，忽然忘記，繞船尋覓，船家問他失落何物？曰一句話。

船家說：「豈有此理。」某甲說：「你捨着，何不早說？」

怕蚤而蚤

甲：「這蚤字，是蚤虱之蚤，何以也可以解釋爲早晚之早呢？」

乙：「兩種意思，本來相連，怕跳虱作祟不得不早些起來。」

靠我自己

甲：「你穿的喫的，靠誰？」

乙：「靠我自己。」

甲：「怎麼靠你自己？」

乙：「你像我這樣大的人，不是自己穿衣服，自己吃飯麼？難道要別人來幫我穿衣，餵我吃飯麼？我不是沒有手的。」

爲客擔憂

客：「我要買土耳其香烟。」

店員：「沒有！這裏都是國貨香烟。」

客：「那我吃不慣！」

店員：「我很替你擔憂。那種煙，外國

未來之前，不知道你怎麼樣？假使這廠關了門，你又怎麼樣？」

我就是我

教師：「父字怎解？」

學生：「父就是我！」

教師怒拍案：「誰教你的？」

學生：「父親教我的。」

亡羊補牢

某師解書，頗有新見。一日講「亡羊補

牢，未爲晚也」二句曰：「亡，死也；羊

，畜名；補，供也；牢，太牢也。合起來

說，就是羊死了，再去供太牢，也不算遲

；意卽世人不必將活羊宰了去供祭祀。」

手錶

海濱遊客：「這是什麼時候呢？」

游泳家：「我剛剛游了幾十里遠，才上

岸，你要問時間也不該問我！」

海濱遊客：「但是我看見你戴着手錶。」

二步手續

王先生：「在會場中通過的議案，須要

三步手續，是什麼？」

甲生：「會場中通過議案，須要三步的

手續，是：（一）恭讀總理遺囑，（二）

唱黨歌，（三）茶會。

君子不哭

小兒就讀，伏案泣，先生窺之，疑有所問，小兒即以手掩「君子不器」句器字之雙口，曰：「君子不哭。」

好婆娘

某女士夙負盛名，執教某校，友人致函問起居，並詢生活近況？得女士回信，中有句云：「苦恨年年拿粉筆，爲他人教好婆娘。」

不懂減法

某教育廳所編之救國歌，末句爲「看我們十年後，發揚祖國的光輝；」但各校當年如此唱法，明年仍舊如此，後年又是如

此，連減法也不懂。

頭髮備案

瓊崖綏靖委員陳漢光，惡其參謀長官禱蓄髮，因下令云：「……………所有本署官兵，應即一律平頭，不許蓄髮，其各凜遵可也，此令。」官得令，知爲飄已，立上一呈云：「淪於東江白泥北伐諸役，大小數十戰，腦部爲流彈所傷，業經呈請陳總司令，准予蓄髮護腦在案，萬難違背最高級軍事長官之意旨而藉此曾經備案之頭髮也。」

永遠無罪

審判官說：「我判決這被告富翁某，永遠無罪。」

賊叫饒

早晨，一個賊溜進了一室大洋房內，闖進一間音樂室，忽聽得脚步聲，他便躲在幕後。

自八點至九點，大女兒來練唱歌；九點到十點，二女兒來練習鋼琴；十點到十一點，大兒子來練習梵歐令；十一點到十二點，小兒子來練笛子；十二點一刻，兄弟姊妹集合，練習合奏。

到十二點三刻，賊從幕後爬出，有氣無力的，伏在他們脚下：

「天爺爺！送我公安局去罷。」

醜人作怪

舊金山有兩位教授，一日，一同散步，

言談之間，爭執起來了，問題是誰比誰漂亮？鬧了許久，不能解決，忽走來一中國人，於是二人同意，取決於他，這東方人慎重的端詳了好久，然後作最後判斷道：

你們倆都醜！」

大農場

甲：「我父親有一大農場，禮拜一早晨，到場上去搾牛奶，一直到下禮拜六才回來，你想農場大不大？」

乙：「家父的農場還要大，他打發剛結婚的兒子媳婦去搾牛奶，把牛奶送回來的，是孫子了。」

全仗您

翁：「我女兒算應許了給你做妻子，你

定那一天結婚呢？」

婿：「這個，等我未婚妻規定。」

翁：「你將來在教堂或家裏行婚禮？」

婿：「那個，由岳母作主。」

翁：「你們婚後，何以爲生？」

婿：「那全仗您！」

混合色

先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交友要當心。」

一學生：「假使二人相友，一善一惡，

是否那善人會變壞，惡人會變好？」

救人一命

甲：「我今天救了一個人的命。」

乙：「哇！勝造七級浮屠。」

甲：「沒有那樣高，不過爬上三層樓。」

乙：「怎麼一回事？」

甲：「因爲我今天看了戲。」

乙：「怎麼看了戲，就可以救人的命。」

甲：「你不見水災遊藝會廣告麼？化洋五毛，救人一命。」

兩個爸爸

女：「爸爸！怎麼慌慌張張的來了？」

父：「倒楣！城裏今天捉灰扒老頭兒，

虧我脚步快，才逃到這兒。」

女：「不好了！我還有一個爸爸在城裏沒回來。」

鷄犬不留

將軍：「這次攻破了城，定要殺個鷄犬不留。」

兵士：「殺個鷄犬，就拏來犒賞三軍。」

新疆不大

三家村小學裏。

教師：「物產固然是這樣，可是講到面積，新疆省比江蘇省大着五六倍咧。江蘇省祇有……」

學生：「那末，三家村還比新疆省大得多。」

教師：「爲何？」

學生指地圖上：「這新疆，不是沒有我

家裏湯罐蓋大麼？」

爲子不肖

甲：「他的行爲雖然很不端，但他的兒子，却很有出息。」

乙：「唉！人心不古，爲子不肖。」

並無機會

甲：「有一位有夫之婦，他的丈夫，十有九天不到家。」

乙：「這是你很便利的一個機會。」

甲：「那丈夫就是我。」

半價

影迷：「給我半票！」

售票者：「不行，你又不是小孩，你要買整票的！」

影迷：「不，我祇有一隻眼睛啊，另外的一隻眼睛瞎了。」

蝦

甲：「現在有些摩登女子像蝦，你說對嗎？」

乙：「何以見得？」

甲：「因為他們入水能游，（游泳）出水能跳（跳舞）呀！」

接吻者

男：「我愛，你同別人接過吻嗎？」

女：「我曾經同三個人接過吻。」

男：（怒）「真的嗎？你告訴我誰？」

女：「一位是我的媽媽，一位是我死去

的弟弟，一位是昨天剛落生的小姪女。」

尊重意思

一位未婚夫對未婚妻說：「親愛的，你現在是已經屬於我的了。」

未婚妻答道：「是的，我頗想完全屬於你，但也許事實不許可，因為我是有名的交際花，祇好永遠屬於每一個男子的。至於我們的事情是另一個問題了，親愛的；這大概你總肯尊重我的意思吧？」

我爲小虫

一鄉下女子，在城裏讀書，放假回家時，家人高興，邀請親友宴飲，她把在城裏製的新衣，拏出來給來賓看，來賓讚美不絕。

她說：「這絲衣，何等美麗！細細一想，這是從可憐的無足輕重的小虫那裏來的。」

他父親一聽，旋過頭去說：「我就是那個小虫。」

律師拏贓

一人被控，說他偷馬，經過長久的審問，結果，把他無罪釋放。他出獄不久，又到法庭去控他自己的律師，法官問他何事？

他說：「我沒錢償還他律師費，他竟自把我偷的那隻馬拉了去了。」

賊官

巴爾幹有個小王國，一天，那國務卿請

客，客人中一外交官對主人說：「在他左面坐的司法總長，偷了他的錶，請求設法追還。」

「唉！這太不對了！」國務卿很煩惱：「我可以給你追還。」

果然，宴罷，錶就歸還原主。

「他怎樣說？」外交官問：

「輕聲！」主人釘他一眼：「他不知道我給你拏回來了。」

還有兩天

某人想築一條鐵路，他便先從游說着手，他問一個人：

「你用騾子運貨到市上去，得多少時間？」

「三天。」

「若用鐵路，往返只用一天。」

「很好！但是，還有兩天，我們做什麼事呢？」

我非織女

某婦善歌，其夫偷牛，被人告發，官說：「叫你老婆來唱一歌，就饒你。」婦來，官指池水爲題。

婦唱說：「一池清水綠柔柔，難洗今朝滿面羞！自恨妾身非織女，我郎何必學牽牛。」

拉大炮

民國初年，武人亦祀孔，文人作詩嘲之曰：「武人祭孔廟，夫子莞爾笑。吾輩道

不同，休來此囉唆。子路聞之喜，俺的門生到。將來行三軍，用他拉大炮。」

孔子打牌

顏回與友人竹戰，顏回牌爲四喜，獨吊紅中，嗣摸得一發財，乃將紅中打出，改吊發財；不料後來紅中接連發現，發財始終不出，顏回不解，歸而請教孔子。孔子曰：「汝竟忘幼稚園所讀之三字經乎？曰南北，曰西東，此四方，應乎中。汝捨中而吊發財，其失敗也不亦宜乎？」

加了一倍

晉高祖稱郭璞詩絕佳，殆無有及之者，石動筭曰：「臣詩較勝一倍。上不怡曰：「那見勝處？」對曰：「璞遊仙詩云：

青溪一千仞，中有一道士。臣則曰：青溪二千仞，中有兩道士。」

靜坐有益

一禪師教一齋公屏息萬緣，閉目靜坐。至五更，偶然想某人某日借了一斗大麥未還，遂喚醒齋婆曰：

「果然！禪師教我靜坐有益，幾乎被某人騙了一斗大麥。」

二駝圖

有畫三駝圖，題曰：「趙駝出門去探親，李駝見了問原因？張駝一見哈哈笑，世上原來無直人。」

法官斜眼

公堂上審三個被告。

斜眼法官問第一被告：「你姓什麼？」

第二被告：「我姓張！」

法官：「我沒問你！」

第三被告：「我還沒開口！」

也得問明

店主囑咐學徒：「倘有人來找我，你說半點鐘就回來的。」

學徒：「倘沒有人來找你，你要什麼時候回來？」

眼鏡壞了

甲：「你不是說我的妻子美麗麼？快把眼鏡除下來！」

乙：「什麼？爲了一句話，你要和我打架麼？」

甲：「不！不過你要讚她，我不能不看你的眼鏡，有沒有毛病？」

有誰要她

子：「爸爸！你太不公平，爲什麼要把許多家產給妹妹！」

父：「你真笨得可以！你妹子面孔生得難看，不多給些家產，你就一世沒有妹夫了。」

詩訟

華陽一狂生，粗知押韻，自命詩人，某夕訪鄰翁，見庭中月明如畫，梅花盛開，乃高吟宋人句曰：「窗前一樣梅花月，添箇詩人便不同。」蓋自負也，翁亦誦宋人句曰：「自從和靖先生死，見說梅花不要

詩。」恐其作詩，唐突梅花也。狂生忿其嘲己，遂至口角，訟之縣官，官呼狂生前，試其詩甚劣，判曰：「姑免問罪，發在百花潭，看守杜工部祠堂。」

天上無事

清會典館開，須編輯近代災變事，因移文咨詢欽天監，二年未得覆，時禮親王管理欽天監，會典館總裁面懇禮王促之，翌日即有回文曰：「查得自道光某年，至光緒某年，天上並無事故，合行咨復……」

王漁洋

新城王漁洋士禛，幼時曾有題秋江獨釣圖一絕云：「一簑一笠一扁舟，一丈絲綸一寸鈎，一曲高歌一尊酒，一人獨釣一江